

1978 — 2008

谁持彩练当空舞

——来自江苏三十年的报告

第一卷(1978—1987)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持彩练当空舞——来自江苏三十年的报告:1978~2008.第1卷/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作家协会编.—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11

ISBN 978-7-5399-2995-8

I.谁… II.①江…②江… III.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55473号

书 名 谁持彩练当空舞——来自江苏三十年的报告
编 者 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作家协会
责任编辑 王宏波 王昕宁
责任校对 张松寿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捷迅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640 千字
印 张 110.75
版 次 2008年11月第1版,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2995-8
定 价 108.00元(三卷四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编委会名单

(第一卷)

主 任	杨新力		
副 主 任	梁 勇	王臻中	范小青
	赵本夫	张王飞	
编 委	丁 帆	毕飞宇	李朝润
	黄毓璜	汪 政	王稼句
主 编	范小青		
副 主 编	毕飞宇	王稼句	
本卷编选	肖元生		
编 务	周 韫		

序

梁保华

在亿万人民群众抒发共同心声，隆重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江苏省委宣传部和江苏省作家协会编辑出版报告文学丛书《谁持彩练当空舞——来自江苏三十年的报告》，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报告文学是最能直观和生动反映社会发展现实和人民奋斗历程的文学样式。这套丛书收录了九十九篇报告文学作品，写的都是这三十年来在江苏有重要影响和典型意义的人和事。从农村联产承包、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国企改革、开放型经济突飞猛进，从九八抗洪、抗击“非典”到支援四川地震灾区抗震救灾、江苏健儿参加北京奥运，从张家港精神、华西经验到昆山之路、苏州工业园区建设……读着这一篇篇或大气磅礴，或饱含深情，或诗意盎然的文字，江苏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历程如浮雕般在眼前铺展，我们这些亲历其中的人倍感亲切和自豪，所有关注江苏的人也一定会被深深打动和感染。更为重要的，这些作品以文学的形式告诉人们，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江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动力源泉。我们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之路。

读过这套丛书后的另一个深刻感受，是江苏的作家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始终勇立潮头、倾情投入，用自己的笔描写社会、讴歌人民、吹响时代进步的号角，既鼓舞了群众，也繁荣了文学，在文学史上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老一代作家曾经创作出很有影响力的作品，至今仍活跃在文学创作的天地，中年作家日益成熟，有才华有潜质的青年作家不断涌现，江苏文坛推出了大批深受读者欢迎的优秀作品，已成为全国文坛的

一方重镇。“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江苏文学的发展繁荣，是改革开放伟大时代深厚滋养的结果，也是江苏作家直面生活、紧贴现实，并由此不断拓展作品思想容量、历史深度的结果。

现在，江苏人民正在推进科学发展、建设美好江苏的征途上阔步前进。“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衷心希望江苏的作家们发扬优良传统，紧扣时代脉搏，站立实践前沿，运用文学载体全面记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及时报告科学发展的生动历程，深刻反映基层群众的所想所愿和富有时代特色的创新创造，写出更多的精品力作，奉献给社会，奉献给人民。

（作者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目 录

实践之树常青	张行端(001)
龙城赋	张 镏(006)
浪拥大江流	李克因(025)
检察官汤铁头	杨 旭(039)
扬眉剑出鞘	理 由(058)
事业之树	张小兵(071)
山重水复(节选)	陈椿年 孟济元(087)
绿染前洲	李克因(107)
“香雪海”的品格	夕 春(116)
哦,十里秦淮	赵翼如(125)
运河湾上的小城人	杜 海 成授昌(139)
竞争者之歌	章辰霄(153)
我们和人民共和国同龄	李巨川(170)
春在溪头荠菜花	袁 海(203)
潮漫新大陆(节选)	会 平 咏 华 广 生 华 炳(229)
法兮归来	凤 章(247)
仪征模式	韩 磊(260)
梳篦世家	徐锁荣(275)
霓裳“金燕”曲	王文标(285)
特价!特价?	徐志耕(294)
劳务市场心态录	祝兆平(319)
倾斜的大地	杨 旭(329)
灵魂的“球场”	林 林(363)
水乡,那四千九百座“丰碑”	兴 文(391)
马路地摊垒出的神话	何建明(405)
通向新世纪的船闸	高汉铭(422)

实践之树常青

——访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胡福明

张行端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常青的实践之树上怒放的一朵理论奇葩。《人民日报》和许多省、市、自治区的报纸,相继转载。不久,许多报纸陆续发表了文章,全国展开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向广大干部和群众阐明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场讨论,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开动机器,进一步发扬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推动着我国人民冲破禁区、拨乱反正的伟大斗争。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党总支副书记胡福明。正如光明日报社一位负责同志所说,文章署名“特约评论员”,其实,并不是报社特约的,而是作者主动投稿的。

新春伊始,记者来到南京大学访问了胡福明。他正在室内伏案写作。当得知记者的来意后,他搁下笔,沉思了一下,便开门见山地说,这篇文章不是玄想的产物,文章的主题是在拨乱反正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是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产生的。接着,他清晰而有条理地讲述了文章写作的前前后后。

“让我们还是先回到刚粉碎‘四人帮’的大喜日子里来吧!”胡福明向记者描绘了南京大学在那个金色的10月里的动人景象。那时,大家都有一种“第二次解放了”的感觉。备受摧残的知识分子,互相庆贺啊,祝酒啊,感到国家有希望了,教育战线有希望了,贡献自己力量的时机到了。然而,以后发生的一连串事情,引起了胡福明的深思。

这年的11月初,有关部门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分析粉碎“四人帮”以后教育战线的形势。胡福明在发言中愤怒地指出:“教育战线是遭受‘四人帮’破坏最严重的部门之一。这几年,教学质量大大下降,简直是糟蹋了一代人!”话没有讲完,有关部门的一个负责人便指责说,你这种说法违背过去上级指示的精神,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胡福明激动了,他说:“我讲的是事实。不信的话,请你到南大来辩论!”有人打圆场说,双方各自讲各自的吧!

胡福明想,难道这就没有是非标准了吗?

时隔不久,在一次哲学系师生揭批“四人帮”罪行的大会上,胡福明和其他一些教师在发言中列举大量事实,提出教育战线的所谓“黑线专政”、“两个估计”是错误的,应予推倒。讲话一结束,就有人当面责问:“两个估计”的提法是中央文件上讲过的,你们这是批到谁头上来了?

在另一次讨论会上,胡福明又旗帜鲜明地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决定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四人帮”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造成了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严重恶果。话音刚落,又有同志批驳说,批判“唯生产力论”,这是在党内一次大会的历史性文件上记载了的,谁反对批“唯生产力论”谁就是为修正主义观点辩护。

拨乱反正,为什么处处有禁区?南京大学哲学系是个政治空气活跃的地方,教师们的思想比较解放。胡福明和他的同事们联系这些现象,展开了讨论。大家摆出了这方面的许多问题。譬如,有的同志主张在工厂、农村认真落实按劳分配政策,有人却说这同过去的“精神”有抵触;广大群众强烈要求给天安门事件、南京事件平反,有人又宣称这是“铁案”,不能改。大家说,林彪、“四人帮”把制造迷信当做搞阴谋的手段,利用片言只语给他们的反革命阴谋镀上一层金色。如果我们不从真理的标准问题上,把思想解放出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就寸步难行,拨乱反正就将是一句空话!

从现实生活的激烈斗争中,从同事们的发人深省的议论中,胡福明越来越感觉到,林彪、“四人帮”在理论问题上制造了许多混乱,使各条战线的许多问题不能分清是非,拨乱反正的任务十分艰苦。作为一个从事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必须从人们认识路线的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回答什么是区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是和非、正和乱的标准，回答什么是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态度。这个念头时时咬啮着他的心。1977年五六月间，他在繁忙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中，挤时间读了马克思和毛主席的有关哲学著作。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使他的思想开始升华，问题的关键终于明确了：鉴别任何思想、理论、法令的标准，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出发点——实践。这棵永不凋零的常青树，它既能开出色彩缤纷的真理之花，又是最严峻的历史裁判者。令人痛心的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常识，被林彪、“四人帮”搞得混乱不堪。胡福明决定立即动手写一篇文章，宣传这个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恢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给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提供锐利的哲学武器。

7月下旬，胡福明的家庭遇到了困难：他爱人生病住院开刀，需要他护理。但酝酿和写作不能中断！胡福明每天晚上拎着一网兜马列著作跑到医院，在病房外的走廊上，就着昏暗的灯光读书、思考、拟提纲。他的汗衫湿透了，两条腿被蚊虫咬得疙疙瘩瘩，但他像全然没感觉似的，把精神专注在工作上。爱人住院两星期，胡福明在走廊上坐了十多个晚上。爱人出院了，写作提纲也拟出来了。

8月，胡福明凭着追求真理的热忱，一鼓作气地撰写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初稿。他热情讴歌实践这棵常青之树：千万人民的实践，不仅是证实真理的最有力手段，也是宣判修正主义和一切谬论以死刑的最高权威……

初稿写成了，胡福明感到从来没有过的痛快。到10月，经过四易其稿，他才将稿子投寄到光明日报社。

由于光明日报社编辑部的建议，胡福明对这篇文章又作了多次修改。去年4月上旬，他到北京参加哲学讨论会。光明日报社、中央党校的同志当面又给他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意见。胡福明白天参加讨论会，晚上和一道参加会的南京大学的同志们共同讨论文章的修改方案，然后伏案写作到凌晨一两点。最后定稿的这篇文章，既保持了作者的原意，又加强了现实的针对性，增加了理论和实践关系的辩证论述，充实了文章的论据，题目也由原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改为《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一改,这篇文章就具有更强烈的战斗性。

胡福明在谈到文章的修改过程时,由衷地对记者说,没有党的支持、光明日报社和党校同志的帮助、本系同志们的关心,这篇文章就出不来,即使用出来也不会有现在这样重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篇文章是集体的产物”。

这篇文章发表后,赢得了党和人民高度的重视,认为它说出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心中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祖国各地的读者纷纷向《光明日报》和作者写信表示感谢和敬意,说这篇文章“放了一颗彻底摧毁‘四人帮’反动思想体系的重磅炸弹”。南京大学党委也两次在全校大会上表扬胡福明。不可避免的,文章也遭到了一些人的强烈反对,给它扣上了“荒谬”、“砍旗”等帽子。有些同志则观望、怀疑。

在坚持真理的征途上,胡福明没有退缩。他对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葛林说:“我们要为真理而献身!”葛林毅然回答:“我们始终站在一起战斗!”

斗争的尖锐化,也使胡福明深思:为什么这样一篇宣传马克思主义普通常识的文章,竟会有人反对,会有人迟疑不决,不敢表态?他认为,就绝大多数同志来说,这是认识问题,是被林彪、“四人帮”的蒙昧主义、封建专制主义迷住了双眼的结果。

“这样的教训我自己就有过。”胡福明沉痛地向记者追述了过去在“四人帮”欺世惑众的邪说面前,他也有过迷惘,有过盲从,思想认识上经历过曲折的道路。实践是伟大的学校。正是在不断的实践中,在揭批查运动中,通过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总清理,他才逐步看清了“四人帮”一伙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胡福明对记者说,我从自己和一些同志的经历中体会到,现在特别需要进行一次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再教育,一次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

“扩大宣传,乘胜前进!”1978年8月,又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来到了。胡福明在短短一个多月内,到无锡、常州、芜湖等地,在机关、部队、工厂、农村、学校连续作了三十多场专题报告,广泛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受到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随着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在全国展开,许多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党委的领导同志在发表的公开讲话

中,进一步阐述了开展这一讨论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认为这是有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有关真高举还是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大问题。这些见解给了胡福明以启发和教育。他说:“我不过同其他同志一道,敲响了这场大讨论的开场锣鼓。真正的主角,还是我们的党,我们各级党的组织,我们伟大的人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喜讯传来,胡福明兴奋得彻夜未眠。他感到了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胡福明对记者说,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有多少现实的问题需要理论工作者去研究,去探讨解决。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正是在于不断地解决实践斗争中的新问题,不断地推动社会前进!

我们预祝胡福明和他的同事们在实践中开放出更灿烂的理论之花!

选自《光明日报》1979年3月21日

龙城赋

张 锲

从 COM 到 COM

著名昆曲《十五贯》里面有个尤葫芦，他背了十五贯钱要到常州去买木梳，可见古来常州就以生产梳篦而闻名了。到了明末清初，常州的梳篦业已经驰名南北，享有“宫梳名篦”之称，凡经过运河过往常州的官船，都要靠岸派人进城去买些梳篦，作为进贡朝廷的礼品。

常州又为什么叫做龙城？史书上并无确凿的资料可寻。不过龙这种动物，一直被中华民族当作祥瑞的象征。既然我们的祖先早就传说有龙聚集在这块土地上，可见常州很早就被认为是块宝地了。

然而，在旧社会的漫长岁月里，常州这座号称龙城的江南古城，却像是一条僵卧在泥沼里的困龙，动不得，飞不起，直到解放前夕，城市发展一直很迟缓，唯一能在全中国叫得响的产品，就只有“宫梳名篦”了。解放后，常州终于挣脱了锁链，奋起腾飞，经过三十多年的曲折道路和艰苦奋斗，如今已成为一个闻名国内外的工业名城。1981年，它的工业产值已达四十一亿四千万，人均产值超过一万元，高于日本、英国、意大利、苏联、新加坡等国的人均产值。年上缴税收和利润达到五亿七千多万元，相当于有些中等偏下省份上缴税利的总额。较重要的工业产品有五百多种，其中包括远销海外、荣获国家金质奖的柴油机、拖拉机、灯芯绒；荣获国家银质奖的卡叽、双面绒等；各种质量优异的印染花布、塑料制品、呢绒、玻璃钢、变压器、自行车、照相机、烧碱、硫酸、酒精、乙烯、电解铜等等；还包括一些代表现代工业先进水平的电子工业产品，如精密度要求很高的射线探测仪、激光探测仪和每秒钟运算十二万次的电子计算机等

高、精、尖产品。

1980年夏天，一位英国记者来常州采访后，无限感慨地说，“我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常州工业的发展过程，这就是：从COM到COM——从梳篦到电子计算机”，因为英文的梳篦和计算机的前三个字母都是COM。这是个简洁而形象的比喻。

常州人民是值得自豪的。他们艰苦奋斗，从手工业到电子工业，一步跨越了好几个时代，工业产值以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三点一的速度向前奔跑着。近三年来，常州市单是居民住宅，就新建了一百多万平方米，并且成功地解决了城市人口的就业问题。它像一颗耀眼的明星，升起在我国东南半壁的天空。

常州人究竟做了什么？常州能办到的，别的城市是否也可以办到？我国农业上去了，城市怎么办？工业怎么办？常州经验是否具有普遍意义？笔者正是带着这么多纷纭复杂的问题，在党的十二大即将召开的前夕，来到了这个城市。

常州人总是这样匆忙

湿漉漉的天，湿漉漉的地。江南8月，正是秋雨连绵的季节。一个雨雾濛濛的早晨，我站在常州闹市的一家商店的屋檐下，凝望着那像潮水一样涌过这条狭窄街道的自行车洪流。天空阴沉沉的，低压的云层，似乎就飞旋在街道两旁的梧桐树梢上。一阵骤风，把积存在树叶上的雨水都吹落了下来，像是忽然间又来了场暴雨。这些骑自行车的人，却都不管不顾，只是“叮铃铃”、“叮铃铃”一个劲地按响车铃，仿佛每人都有一件特别重要的紧急任务，他们用最快的速度奔向工厂、学校、商店、机关。

“常州人总是这样匆忙”。这就是我来到常州后的第一个印象。我在街上极少看到闲人在逍遥自在地遛马路，公园里的人，也仿佛比别的一些城市要少得多。

乍到常州，我简直有几分失望。从外表看，常州并没有我想像的那么美。它没有什么名山大川，也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迷人景色。和沪宁线上的一些城市相比，它没有南京那样雄伟，背靠龙蟠虎踞的钟山；没有

镇江那样险要，掌握万里长江的枢纽；没有无锡那样壮丽，怀抱烟波浩渺的太湖；也没有苏州那样妩媚，有许多玲珑剔透的园林。运河虽然穿过它的市区，可实在说不上秀丽，它虽然也有所剩不多的一些名胜古迹，大都正在修复之中；市里一幢幢新建的楼房，矗立在一片片低矮的瓦屋中间，显得不那么谐调。特别是漫步在尚未得到全面改造的老城城区的街头巷尾时，更使人觉得自己不过是来到了一个极其普通的江南小县城。然而这一切都丝毫掩盖不住常州的光辉。“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常州的“龙王爷”，就是那几十万能够吃大苦，耐大劳，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生命都无保留地献给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民群众。有了这些“龙王爷”，常州才成为今天这样一个在全国脱颖而出的工业名城，成为我国工业战线上一颗光芒夺目的明星。

“小常州，要作大贡献”，常州虽小，常州人民的志气并不小，作出的贡献并不小。明乎此，对于常州人为什么似乎总是那么匆忙，生活的节奏为什么总是那样紧张，也就能够理解了。

我在来到后的第二天下午，会见了市委书记沈达人同志。他是党的十二大代表，在即将动身去北京参加会议前，挤出时间同我谈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这是一个五十刚出头、1949年参加工作、1954年入党的中年干部。瘦瘦的个子，头发已经有些花白，说起话来慢声细语，逻辑性很强，像个文质彬彬的书生，是个善于思考的人。他说：“常州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和常州人民的干劲。常州的工人和干部，都有一种争上游、不甘落后的思想，有一种要为‘四化’多作贡献的思想，有一股为了改变国家落后面貌，不怕吃苦，甚至以苦为乐的劲头。这种思想、这股劲头是很可贵的。如果有人问，常州的工业生产所以能够迅速发展的秘密究竟在哪里？我可以告诉他：这就是最重要的秘密。”

这是老生常谈？是一种套话、官话？还是他的来自实践的心里话？沈达人同志走后，我在常州又住了二十几天，先后参观访问了几十个单位，和各方面人士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接触，并且又和现任市委其他几位领导以及过去曾在常州担任过市委书记的何冰皓、杜文白等同志作了多次交谈以后，才理解了沈达人同志这番话的含意。

常州人究竟有一种什么劲头？有人解释说，这是一种一心一意奔

“四化”的干劲，一种敢闯新路的闯劲，一种不怕困难的钻劲，一种坚持不懈的韧劲。还有人归纳说，这是一种迷劲。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迷：球迷、棋迷、戏迷、扑克迷、钓鱼迷，恋爱迷……在常州，最受人们称道的，却是一批工业迷、生产迷、革新迷、学习迷，他们受到人们普遍的尊敬。常州人也有感到不足的地方，那就是，相对而言，他们在全国、全省的各种体育和文化比赛中，获得的冠军还是比较少的，他们对这一点一直很遗憾。但是，在近几年的全国工业产品质量评比活动中，这个不大的城市却一直名列前茅，先后获得了一个金杯、三块金牌、十块银牌，还有六十四种产品获得部颁或省颁的优质、名牌称号。

我在常州采访时，每到一工厂，主人都要领我去看两个地方。一个是产品展览室，那里陈列着他们获得的各种荣誉奖，以及琳琅满目、花色繁多的产品。每当他们把这些凝聚着全厂职工心血和汗水的结晶品，一一指点给我看时，我都注意到在主人的眼睛里，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一种无法抑制的喜悦和自豪。

还有一个地方是，这个工厂艰苦创业时保留下来的一些有纪念意义的厂房、车间、办公室，以及其他一些保留有当时实物的场所。在这里，主人往往会又一次流露出那种作为创业者的自豪感和在激战后取得了胜利的喜悦感情。

在塔罐林立、管道纵横的石油化工厂里，常州市委成员中又一个中年干部、曾担任过这家工厂筹建时期负责人的市委副书记、副市长陈鸿昌同志向我介绍了情况。创建这家工厂的绝大部分资金，都是由地方自筹的。用陈鸿昌同志的话说，当初办厂时，市里真是把买豆腐、打酱油的钱都用上了。现在，这家工厂已经成为常州地方工业的一个骄傲。它有一些大型石油化工厂的油渣作原料，用粗粮细做的办法，不仅为全市二十多个化工厂提供了原料，还改变了一般小石化工厂那种耗能高、成本高、容易亏损的弊病，为国家赚取了大量利润。在运河边上几间很不起眼的小屋前，陈鸿昌同志忽然停下脚步，深情地对我说：“今天这个工厂已经很像个样子了。八年前，这里只是造纸厂堆料的一个草场，我们初来的第一批一百四十多人，只好住在临时搭成的草棚里。夏天，蚊蝇成

群；冬天，寒风凛冽，吃饭都蹲在露天地里；没有浴室、厕所，就用几张席子分别圈出点地方；缺少交通工具，就用小板车去十几里外的市区往工地上拉物资、器材。生活苦吗？应该承认，那时的生活是艰苦的。可是今天回想起来，却又觉得很甜、很甜。”

在全市屈指可数的大厂常州柴油机厂里，从工人中提拔起来担任厂党委书记的杜元良同志，像熟悉自己家里的锅碗瓢勺一样，把厂里的家底告诉了我。这是一个年产柴油机超过六万台、年上缴税利已经突破千万元大关的工厂。他们生产的 S195 型柴油机，荣获国家金质奖，和日本的名牌产品洋马牌柴油机相比，在八项主要指标方面，取得了四胜二平二负的优异成绩。谁能想像，这么一个目前职工已近三千人，全厂面积达十三万多平方米，有着二十多条自动化和半自动化生产流水线的现代化工厂，原来竟是由十几家私营小铁工厂合并起来的。杜元良同志特地领着我们去看了一个相当简陋却又收拾得十分整洁的工具车间，这就是解放前常州最大的铁工厂万顺机器厂的全部厂房，过了三十多年，现在仍然完好地保存着。杜元良同志进厂时就在这里做过徒工。在这里，还培养出不少常州机械工业战线的领导干部和技术骨干。

“小桌子上唱大戏”。常州现在已拥有好几百个颇具规模的工厂，年产值超过千万元以上的就有九十五个。可以说，这些工厂，都是由常州各级党的组织带领全体职工，按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常州的同志说得好：“实现四化，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资金哪里来？设备哪里来？大家都想向国家伸手，国家又向哪里伸手？难道从天上掉下来？不能。难道可以指望外国大亨发善心，行施舍？也不能。除了依靠自己，依靠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之外，别无他法！”

舞龙头的人们

在喜庆的日子里，我最爱看那紧张、热烈的舞龙灯了。你看，在万头攒挤的人山人海，一条巨龙蜿蜒着，或上下翻飞，或伸展腾挪，于是满街满巷的鼓掌声、喝彩声、锣鼓声、爆竹声响成一片……

据舞龙灯的人说,要把龙灯舞好、舞活,所有的人都必须在步伐上、动作上协调一致。而起决定作用的就是那个舞龙头的人。倘若龙头舞得有章法,整条龙就会有条不紊;反之,整条龙就会调度不灵,动作僵硬,成为一条“懒龙”、“瘫龙”,甚至“死龙”。

建国以来,常州已经换了十一任市委书记,其他一些市级领导人也有不小变动。但是凡对常州的城市发展作过这样、那样贡献的领导人,常州人民都没有忘记。人们尊敬地把他们称做“舞龙头的人”。

要详细地记下他们每人的事迹,并且逐个论述他们的功过是非,显然不是这篇报告文学所能完成的任务。常州人民对于他们的尊敬,集中到一点上:他们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大胆突破现行管理体制中一些束缚生产力的不合理部分,走出了一条新路。

常州在组织生产、发展生产方面,创造了很多经验。其中有一条最重要的经验,就是组织“一条龙”专业化协作生产。早在1962年,他们就按照生产发展的需要,组织起灯芯绒生产的“一条龙”;以后,又陆续组织起卡叽布、花布、手扶拖拉机以及化纤、半导体收音机、玻璃钢、塑料等八条“龙”;近年来,更进一步发展成为“龙”加上专业公司、“龙”加上总厂等打破企业、行业、地区和所有制界限的各种形式的新联合。目前,常州全市已有百分之五十七的工厂企业,按照“龙”的形式组织了起来,呈现出群“龙”竞舞、热气腾腾的崭新局面。这对于发展常州工业生产,提高产品竞争能力,起了很大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全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常州的第一条龙究竟是怎样搞起来的?笔者请教了当时担任常州市委书记、现任江苏省计委副主任、省进出口委员会主任的杜文白同志。他稍稍思索了一下说:“常州的灯芯绒现在已经是畅销世界六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金牌产品,在国内外都享有经久不衰的盛誉。可是,它从1954年问世直到六十年代初组织‘一条龙’生产以前,产品质量一直很不稳定。有一次,几个蹬三轮车的工人到市委反映:‘常州产的灯芯绒容易掉毛。蹬三轮的人穿不多久,靠近屁股地方的绒毛就被磨个净光……’接待的人听后,认为这是个问题。情况反映到市委领导那里,引起了重视。几位分管工业生产的领导人,亲自下到工厂,逐个工序地研究解决